

# 江澤民訪蘇與中蘇共關係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今(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五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抵達蘇聯作爲期五天的訪問。這是自一九五七年以來，第一位訪問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領袖；也是對一九八九年五月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的報聘。江氏的隨員包括中共「國防部長」秦基偉、「外交部長」錢其琛以及「對外經濟貿易部長」李嵐清等。

一九八九年蘇共總書記訪問北平時，與中共實際領導人鄧小平舉行高峰會議。雙方正式宣布，彼此關係已「正常化」。訪問結束時，雙方發表了含有十八點內容的「聯合公報」。當時，鄧小平說，這次高峰會議是「結束過去，開關未來」；同時，雙方也認爲，這是雙方新型關係的開始。不過，由於當時中共面臨內部動亂，事後又發生天安門事件，不久東歐發生巨變。這些事實使雙方剛剛恢復正常的關係難以正常發展。戈巴契夫及其左右一些領導人對中共的血腥鎮壓民主運動頗有微詞；而中共對戈巴契夫的東歐政策以及其對社會主義的新詮釋也極爲不滿。

一九九〇年春，雙方關係才開始升溫。中共「總理」李鵬於四月下旬率團訪問蘇聯，一口氣簽署了六個文件，其中包括：經濟與科技合作綱要、關於邊境相互裁軍及軍事領域內建立信任的指導原則的協議、和平利用和研究太空合作協定、中共向蘇聯提供消費品貸款協議、蘇聯協助中共建造兩個核電廠協議等。在這次訪問中，雙方對意識形態歧見已獲初步諒解，實質關係亦大有進展。

一年以來，國際上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冷戰」正式宣告結束。蘇聯內部情勢却不斷惡化，至今已陷於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危機之中。因此，蘇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尤其在波斯灣戰爭之後，美國幾乎成爲唯一的「超級大國」。

另一方面，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內部秩序，在國際上展開了全面外交活動。在某層意義上，事隔兩年，蘇聯與中共似乎已易地而處。在新的形勢下，北平與莫斯科皆覺得有加強彼此關係之必要。在這種主觀願望與客觀形勢下，江澤民率團前往莫斯科訪問。

## 國內外背景

江澤民訪蘇與中蘇共關係

此時此刻的國際局勢，以及中蘇共雙方的內部環境，與兩年前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北平時相比較，已大不相同。

一九八九年後半，東歐發生了巨變。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外，東歐昔日的共黨國家皆已完成了「非共產主義化」。蘇聯所主控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已名存實亡；今年四月一日，華沙公約組織的軍事結構已宣布解體。事實上，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的二十二個成員國簽署了一個「共同宣言」。①宣言說，歐洲分裂的時代業已結束。他們鄭重表示：「在歐洲關係新時代內，他們不再視彼此為敵人。」易言之，冷戰已經結束，舊的國際秩序業已解體，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建構之中。此時，尤其在波斯灣戰爭之後，美國似乎已成獨霸之勢。美國所謂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從某一個角度看，是填補蘇聯遺留下來的真空。

此時，美國與蘇聯關係降溫。雙方原訂於今年初舉行兩國高峰會晤，且預期簽署裁減戰略武器三分之一的裁武條約。當時，美國深陷波斯灣衝突中，而蘇聯正以武力壓抑波羅的海三小共和國的分裂運動，因此在雙方外長協議下，將美蘇高峰會議延後，至今尚未決定確切的日期。另外，雙方對去年十一月所簽訂的「裁減歐洲傳統武器條約」，仍存有歧見。這些原因使美蘇關係停滯不前。同時，美國方面對戈巴契夫政權的信心已不堅定，心存觀望。美國支持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令蘇聯當局不滿。這些事實皆使兩國關係平添一些負面因素。

另一方面，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也發生了挫折。近來，美國以人權問題向中共步步進逼，並以取銷對中共的最惠國待遇相威脅。美國不滿中共美國之間貿易的不平衡，中共對美國的出超過大；中共不滿美國總統以「私人身分」會晤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在這種情形下，兩造相互指責，不願作重大讓步。因此，在短期難望作重大改善。

同時，亞太地區的局勢已大異往昔。自從蘇聯推行新亞太政策後，其與亞太各國的關係已有改善。蘇聯與東南亞各國經濟貿易已增加，與南韓已建立外交關係。四月中旬，戈巴契夫訪問日本，雖未為蘇聯日本關係帶來突破，但已為突破性的進展跨出第一步。此外，中共與日本關係已經改善，南韓與中共也在進行關係正常化，朝鮮半島緊張形勢已日漸緩和。蘇聯與中共皆已裁減了相當數量的軍隊；另外美國也已宣佈，開始裁減其在亞太地區的一些軍事基地的軍事人員，雖然數量有限，但畢竟已邁出裁減軍隊的第一步。概括言之，亞太地區的軍事和政治緊張形勢，已日漸弱化與消失；而經濟和貿易往來已成爲該地區內各國之間的主要聯繫與活動。

過去一年多之內，蘇聯國內危機重重，戈巴契夫深陷各種難題之中。在政治運作方面，幾乎已經癱瘓。從蘇聯中央橫的層面看，蘇聯的立法與行政權在形式上已經分開，但是實質上運作不靈。很多法律、法令及重大決議通過後却難以貫徹。另

一方面，最高蘇維埃之內各派意見互不相讓；政府組織內保守勢力根深柢固，戈巴契夫無處著力。同時，蘇聯共產黨中央對戈巴契夫的政策與作風多有不滿，處處抵制。結果，各種勢力相互掣肘，協調不足。從縱的方面看，蘇聯政府的政令無法推行，各共和國對中央命令大多未能遵照實行。

戈巴契夫本人則遭到來自激進與保守勢力的兩面夾擊。爲了維持蘇聯社會秩序及蘇維埃聯盟本身的存在，戈巴契夫不得不傾向保守立場。此外，葉爾欽與戈巴契夫之間權力鬥爭又與民族問題、民主化問題相互糾纏，使業已混亂的政治情況更加複雜。

最令蘇聯人民不滿和失望的是日益惡化的經濟情況。去年是蘇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成效最差的一年。國民生產毛額下降百分之二，國民生產收入下降百分之四。<sup>②</sup>今年的情況更糟。

相反地，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經過兩年的調整，政治與經濟情況已恢復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在這種相互消長的情況下，蘇聯加緊改善對中共的關係。例如，今年二月十六日，蘇共副總書記伊瓦什特（V. Ivashko）抵達北平作爲期五天的訪問；三月十日，蘇聯副總理馬斯柳可夫（Yu. Maslyukov）接踵而至，作爲期六天的訪問；四月初，蘇聯外交部長貝斯梅特尼赫（A. Besmertnikh）訪問北平；五月三日，蘇聯國防部長抵達北平訪問。這一系列的高官到北平訪問，不僅顯示蘇聯有意加強中蘇共關係的發展；同時也譜出了江澤民訪蘇的前奏曲。

## 雙邊關係發展概況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蘇共「聯合公報」確定了雙方關係的基本架構；一九九〇年四月中蘇共所簽署六項文件則爲雙方進一步改善關係和增進合作確定了具體綱要或原則。這些文件就是兩年來雙方關係發展的基礎。

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之後，雙方在經貿關係上確有較明顯的進展。一九八九年雙方貿易總額達二十四億一千二百萬盧布<sup>③</sup>（約值四十億二千萬美元），較一九八八年增加百分之三〇·三七，創造了新紀錄。在中共對外貿易伙伴中，蘇聯已名列第五，僅次於港澳、日本、美國和西德。一九九〇年，雙方貿易總值超過三十億盧布<sup>④</sup>（按蘇聯官價約值五十四億美元），較

註② 「蘇聯一九九一年的經濟」，經濟與生活（*Ekonomika i Zhizni*），第五期，頁九。

註③ 「一九八九年蘇聯外貿」，經濟與生活，一九九〇年，第十五期附刊，頁三〇。

註④ 沙文科夫（Yu. Savchenkov），「相互信任的邏輯」，消息報（*Izvestiya*），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頁四。

一九八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這兩年來，雙方邊境直接貿易發展甚快。一九八九年，邊境貿易總額達十億瑞士法郎（約值六億美元）；⑤一九九〇年增至六億盧布（約值十一億美元），占當年中蘇共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二〇。⑥

中蘇共經濟合作的進展雖然不甚快速，但還算穩健。雙方於一九八四年正式成立了一經濟、貿易、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在該委員會範圍內先後成立了有關交通運輸、教育、能源等領域的合作計畫，設立了加強聯繫的工作組。一九八八年，雙方曾簽訂了關於雙邊經濟合作關係的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中蘇共之間很多組織可以建立直接合作。

一九九〇年四月，李鵬訪蘇時，簽署了三個關於經貿合作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經濟、科學技術長期合作發展綱要」。⑦雙方主要合作的領域包括：燃料工業與能源，冶金工業，運輸與通信，人民日用消費品工業，農業與農產品加工，機械製造和無線電子技術，森林、木材加工及紙工業，化學工業，環境保護以及其他領域的合作。在一九九〇年內，蘇聯與中共已經辦成了十六家合資企業，計畫中的項目已經有幾百個。

一九九一年三月，蘇聯副總理馬斯柳可夫訪問中共時，中共給予蘇聯十億瑞士法郎（約值七億三千萬美元）的貸款，以購買中國大陸的穀物、肉類、花生、茶葉以及其他產品。外交人士認為，中共的作為不僅旨在提升與蘇聯的貿易和友誼，而且有意為維持蘇維埃聯盟的穩定助一臂之力。⑧

自從戈巴契夫訪問北平之後，雙方政治關係有了大步伐的進展。雙方政治關係的機制已經建立，雙方高層領導間的聯繫已經系統化。雙方領袖之間的書信往來已成為重要溝通的管道。一九九〇年四月李鵬訪蘇固然是雙方關係的新高點，但意義深刻的是，在去年之內雙方外交部長一共會見了五次。這顯示，雙方不僅在雙邊關係上不斷改善，而且在國際問題上加強協調。例如，去年九月初，錢其琛與蘇聯外長謝瓦納澤在哈爾濱會晤。他們檢討了邊界談判和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軍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談判，並就中共在蘇聯哈巴羅斯克（伯力）、蘇聯在中國大陸瀋陽互設領事館一事達成了協議。同時，雙方對和平解決波灣危機、對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磋商時，制訂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原則、儘快解決朝鮮半島及阿富汗問題上達成了共同立場。⑨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雙方外長在新疆的烏魯木齊市會晤，主要目的在討論波斯灣問題；雙方認為，只要和平還

註⑤ 明報（香港），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頁四。

註⑥ 消息報，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日，頁四。

註⑦ 蘇聯外交部公報（Vestnik MID SSSR），一九九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十期，頁一六—一八。

註⑧ 國際先鋒論壇報（IHT），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六日，頁九。

註⑨ 「中蘇外長工作會晤綜合新聞」，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頁二。

有希望，國際社會應繼續爲此作出努力，儘力避免戰爭。<sup>⑩</sup>今年三月底，蘇聯新任外交部長貝斯梅特尼赫首次訪問中國大陸。在訪問期間，他與中共領導共同表示，雙方將就雙邊和世界問題繼續對話。雙方指出，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中，中蘇共緊密的合作是極具重要性的。<sup>⑪</sup>貝氏此次訪問北平，另一個主要目的是爲江澤民訪問蘇聯作最後的安排。

在過去兩年內，雙方黨與黨的關係也有發展。對中蘇共而言，黨與黨的直接聯繫也相當重要。基本上，這兩個國家的共產黨依然是獨占的執政黨。當國際共產黨處於總衰退的形勢中，這兩個黨的團結一致，不僅關係著這兩個黨的政治命運，而且對國際局勢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微妙影響。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北平，中蘇共正式恢復兩黨關係後，雙方黨中央的領導幹部開始相互訪問。但是，當東歐發生劇變後，中共中央內部文件認爲，這是對社會主義的顛覆，戈巴契夫難辭其咎。<sup>⑫</sup>因此，雙方黨際關係的發展相當緩慢。至一九九〇年底，眼看蘇共政權深陷危機，兩黨才擱置意識形態爭議，加強連繫。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蘇共副總書記伊瓦什科訪問中國大陸；在離開北平返蘇之前他說：「這次訪華成果很大，對兩黨有重大意義。」同時他表示，雙方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改革，但是由於每一個國家的條件和情況不一樣，因此在改革方面不能照搬別國的經驗。<sup>⑬</sup>可以看出，經過伊瓦什科的訪問，中蘇共黨際關係已經進一步修好。

隨著中蘇共一般關係的不斷改善，雙方中斷了三十年的軍事關係也開始復活。一九九〇年四月初，在李鵬訪蘇的前夕，中共國防部外事局長宋文中訪問蘇聯，揭開了中蘇重建軍事關係的序幕。四月下旬，在李鵬訪蘇的代表團內安插了中共副總參謀長徐信上將。訪蘇期間，他與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總參謀長莫依賽耶夫（M. Moiseyev）晤談。雙方表示，兩國關係實行正常化之後，開展雙方軍事交往是適宜的。他們說，雙方軍事人員的接觸已經有了良好的開始。爲避免西方世界的疑慮，他們強調，中蘇共關係的發展不針對任何國家，不妨礙各自同其他國家的軍隊保持和發展友好關係。<sup>⑭</sup>

去年五月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劉華清到蘇聯參觀訪問半個月。訪問期間，曾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會見，雙方表達了進行多方面合作的意願。這是三十多年來，訪問蘇聯的中共最高軍事將領，當時頗受各方重視。與此同時，蘇聯國防部外事局長在中國大陸進行訪問；中共總參謀長遲浩田予以接見。遲浩田向蘇聯客人表示，他希望雙方軍隊

註⑩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日，頁二。

註⑪ 真理報，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頁五。

註⑫ 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一。

註⑬ 大公報，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頁一。

註⑭ 人民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頁四。

增加交往，開闢兩軍友好關係的未來。<sup>15</sup>今年三月，蘇聯多種先進戰鬥飛機（包括米格二十九、米格二十七、蘇愷二十七等）在北平展示並進行飛行表演。展示的目的顯然有推銷的意味。易言之，中蘇共軍備交易終將恢復。

三月初，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抵中國大陸訪問。正如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所說，亞佐夫作為蘇聯國防部長單獨率團訪平，這是雙方建交以來的第一次。代表團包括這麼多蘇聯軍方的領導人，這也是第一次。李鵬也表示，亞佐夫的造訪是中蘇共關係中的一件大事。<sup>16</sup>亞佐夫與中共領導人曾舉行數次會晤，但未有任何協議。不過在他離平之後，蘇聯駐平大使館宣布，中蘇共彼此已不構成威脅。這是中蘇共關係正常化以來，首次作這種聲明。<sup>17</sup>當然，也為江澤民訪蘇製造了良好的氣氛。

## 江澤民訪蘇的成果

此次江澤民訪蘇的隨員中，除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對外經濟貿易部長外，尚有中共中央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朱良等。從這些代表的身份來看，可知中蘇共此次高峰會議所討論的主題。關於討論的細節以及其結果，雙方皆未作具體的透露。不過，從雙方首腦的公開講辭，以及聯合公報的內容，可以了解雙方的基本立場。

在戈巴契夫與江澤民的講詞中，雙方似乎沒有明顯的歧見。相反地，在左列主要問題上，雙方意見幾乎完全相同。<sup>18</sup>

第一，過去兩年來，雙方關係的發展已取得很大進展，未來發展的潛力依然很大，前景廣闊。同時，雙方皆異口同聲地表示，中蘇共關係的改善，不會損及第三國的利益。

第二，雙方都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進行改革。江澤民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必須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心地位。他認為，必須認真改革。按照江澤民的看法，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其目的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表示，中共「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戈巴契夫說，蘇共主張革新社會主義。他特別指出，革新社會主義的進程，應在保持革命實質的同時，用建設性的、用進化的方法來進行，才能取得成功。戈巴契夫語重心長地指出，大家都知道，「偉大轉變」或「大躍進」會帶來什麼。

註15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頁一。

註16 大公報，一九九一年五月八日，頁一。

註17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頁四。

註18 「戈巴契夫在宴會上的講話」，「江澤民在宴會上的講詞」，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頁一、五。

第三，雙方對國際形勢的評估大致相同，但中共對「國際新秩序」有較多的意見。戈巴契夫說，全球性「冷戰」的停止並不意味著新的世界秩序的馬上形成；在當今世界發展中，如同在流冰期和汛期一樣，也會有漩渦，潛在的危險往往會暴露出來，有時還會發生河水阻塞，甚至倒流。江澤民回應蘇共總書記時說道，國際關係並沒有根本的改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南北貧富差距繼續擴大，一些長期被掩蓋的政治、經濟和民族矛盾逐漸顯露並趨於激化，甚至導致新的地區衝突。因此，江澤民斷言，世界還很不安寧，促進國際關係健康化，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成為各國政府和人民所面臨的迫切任務。他認為，國際新秩序應建立在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

第四，雙方理解到，中蘇共關係的改善，可增加他們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關於這一點，戈巴契夫說得比江澤民露骨。戈巴契夫說，在這方面，蘇中（共）關係起著特殊的、無可取代的作用；他認為，雙方的信任與公開合作，將成為亞洲和全世界穩定、安全和發展的牢固支柱之一。他指出，蘇聯與中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維護國際和平負有特殊責任。戈巴契夫面對江澤民說，雙方領導人都充分認識到蘇中（共）關係的自身價值，而不是地緣政治遊戲中的一張牌。對此，江澤民簡要地說，中蘇共關係的發展有助於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有利於整個國際關係的改善。

在此次中蘇共高峰會議中，雙方所獲致的具體成果如左：

第一，簽訂中蘇東段邊界協定。五月十六日，在克里姆林宮，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和蘇聯外長貝斯特尼赫分別在「中蘇東段邊界協定」上代表本國政府簽了字。此一段界線在外蒙古以東，約三千五百公里長，包括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在內。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蘇共武裝力量曾在烏蘇里江之內的珍寶島發生流血衝突。按照現行協定，珍寶島已無疑義地歸屬中國版圖。事實上，雙方已於中蘇邊界問題談判的第五輪會議（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最後一天草簽了這個協定。<sup>①⑨</sup>不過，在黑龍江之內尚有一些「困難部分」未獲解決，其中包括一些江中的島嶼，如黑瞎子島。<sup>②⑩</sup>這些困難部分，雙方將繼續談判以求解決。

第二，發表十八點的聯合公報，表達共同觀點，要者如左：<sup>②①</sup>

——雙方再肯定兩黨依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進行。

——雙方決定，擴大綜合性的互利合作，發展各層級的直接合作，積極探索經濟合作的新途徑。

註①⑨ 真理報，一九九一年四月三日，頁五。

註②⑩ 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五月十九日，頁九。

註②① 中蘇共「聯合公報」，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頁五；大公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頁二。

—展開兩國立法、行政與社會機構之間的交流。

—雙方認為，社會主義遇到困難，需要改革，但改革沒有統一的模式。

—雙方重申，不在世界上謀求霸權，同時也反對國際政治中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

—雙方相信，涉及亞太國家共同利益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應該通過對話平等協商解決。

—雙方指出，蘇美就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如能取得成果並付諸實施，對鞏固世界安全具有積極意義。

—雙方主張，聯合國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方面應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雙方主張建立公正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

第三，就蘇聯出售武器給中共，達成初步協議。日本朝日新聞根據蘇聯消息人士的透露，江澤民與秦基偉在訪蘇期間，曾與蘇方就中共引進SU—二七型戰鬥機一事達成基本協議。不過，初步交易將以十架為限。至於實際交易，蘇聯與中共當局將在爾後的「商業交易」基礎上，進行談判。<sup>22</sup>此外，真理報一位評論員在接受「傳真社」訪問時表示，一些從東歐撤回的蘇製T—七二坦克將出售給中共。<sup>23</sup>

第四，關於「台灣問題」，蘇聯「支持」中共的立場。在「聯合公報」中，中共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方面堅決反對旨在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或『台灣獨立』的任何企圖和行動。」蘇聯則表示，「支持中國的這一立場」。「聯合公報」一共含有十八條。其中，共有十五條以雙方共同立場表達意見。其餘三條：第一條簡述江氏訪問過程；第九條由戈巴契夫陳述，蘇方為維持蘇維埃聯盟所作的努力。而第七條，就是由中共表達其對台灣的立場，而蘇聯只是支持此一「立場」而已。這表示，雙方在這個問題上，雖然沒有異議，但也沒有共同的立場。

與此同時，雙方之間並非沒有歧見，只是沒有公開表達而已，根據雙方言與行，中蘇共之間，至少仍潛存左列歧見：

第一，意識形態差異依然存在，只是暫時相互容忍。以往，戈巴契夫對中共一九八九年鎮壓民主運動頗有微詞；而中共對戈巴契夫拱手讓東歐共黨政權一個接一個倒下去，也曾嚴厲批評。另一方面，戈巴契夫放棄共黨專政的特權，而中共却依舊不放鬆「四個堅持」，繼續進行一黨專政、多黨合作，顯然格格不入。不過，雙方鑑於當前的客觀形勢的險惡，從務實觀點出發，把意識形態矛盾擱置一旁，全力處理實際問題。一旦客觀環境劇變，這種基本矛盾難保不再浮現。

註<sup>22</sup> 自由時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日，頁一。

註<sup>23</sup> 中央日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五月二十二日，頁七。

第二，相互信任依然不足。經過長期敵視，中蘇共一時尚難相互充分信任。基於這個原因，蘇聯遲遲不願把精密的軍事裝備與武器售予中共，惟恐中共任意用以對付第三者。<sup>24</sup>

第三，邊界線的劃分，尚有不少歧見。中蘇共雙方皆報導，中蘇邊界線的百分之九十已達成協議。<sup>25</sup>易言之，尚有七百五十公里的國界線尚未達成協議。這些爭議不僅在西段，而且在東段黑龍江之內尚有未解決的問題。

第四，邊境相互裁軍仍存在不少未決問題。去年李鵬訪蘇時，中蘇共曾簽署「關於在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 and 加強軍事領域的指導原則協定」。但是，雙方經過一年多的談判，尚未達成具體措施，其中顯然尚有一些問題不易克服。

第五，雙方對美國威脅的評估有不同之處。中共對美國的「和平轉變」政策極為敏感；戈巴契夫對美國則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信任，並無多大戒心。這種不同的評估與認知，在若干國際問題上使雙方立場很難完全一致。

## 未來發展與可能影響

江澤民此次以中共總書記身分訪蘇本身即是含有重大歷史與政治意義的事件。儘管在這次訪問期間，雙方簽署的文件不多，但是在這次「高峰會晤」中，雙方已就往後雙方交往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以及對待國際問題的基本立場。因此，江氏此次訪蘇的重要性可與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平相比；較之去年李鵬訪蘇高了一個層次。

中蘇共雙方皆認為，江澤民訪問蘇聯是「中蘇關係的新起點」。江澤民的訪蘇不僅是一九五七年以來中共領導人的首次訪問。同時，江澤民是中共第三代領導的核心，他的蘇聯之旅使雙方新一代的領導人相互認識。這也顯示，這兩個舉步惟艱的共黨政權的關係將進入一個較務實較有成果的新階段。

更有意義的是，雙方共同肯定了社會主義，並誓言改革。換言之，雙方雖然在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目的不是取銷社會主義，而是發揮社會主義的潛力。值此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沒落之際，他們能否緊密合作，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將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雙方說得很明白，他們反對國際政治中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目前，只有美國有條件成爲獨霸。因此，中蘇共加強合作可以部分抵銷美國的優勢。顯然，中蘇共皆有意維持「冷戰」時期的中共、美國、蘇聯三角戰略關係。然後，在這個舊基礎

註<sup>24</sup> 同註<sup>23</sup>。

註<sup>25</sup>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四月六日，頁二。

上建立「國際新秩序」。

在當前的形勢中，中蘇共關係的各個層面將同時發展。

在政治方面：雙方將加強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在改革政策上相互聲援，交換經驗；雙方各層級的領導人之間相互訪問將增加；在國際問題上，將儘量協同一致；在對中華民國關係上，蘇聯將重視中共的意見；中蘇邊界將逐漸實施相互裁軍；中蘇邊界問題在近年內可望獲得解決。

在經濟方面：雙方從今年起，已開始現匯貿易，貿易額將穩定上升；邊境直接貿易仍將快速上升；合資企業將增加；經濟、科技合作將日漸加強；將出現新的合作方式，如承包合作、來料加工、提供勞務，雙方企業單位直接合作等。

在軍事方面：展開與加強軍事部門的接觸與連繫；加強軍事交流與相互學習；開始軍備與武器交易；進行軍事科學技術合作；繼續關於邊境相互裁軍與在軍事領域合作建立信任的談判，以期採取具體的措施。

在學術方面：雙方科學院已組成「聯合科學合作委員會」，以便長期合作，共同解決科學方面的重大任務；同時在社會科學方面，雙方仍將定期舉行研討會，檢討改革經驗，並研討與分析其他社會與經濟問題；繼續互派學生和進修生；目前有九百名中國大陸學生在蘇聯學習，三百名蘇聯學生在中國大陸。

在黨的方面：繼續容忍意識形態差異，加強黨際聯繫；加強兩黨之間的相互磋商與合作；在社會主義理論上，共同研究創新以因應新的社會條件，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在社會主義實踐上，交換經驗，相互補益；在黨務工作上，相互諮商以求革新。

可以斷言，江澤民此次訪蘇是中蘇共關係的另一個新里程的開始。雙方已正常化了的關係將逐漸制度化；但是雙方不會、也沒有必要恢復五十年代的結盟和不平等關係。未來的中蘇共關係將是一個陸鄰關係。

正如中蘇共雙方一再表示的，中蘇共關係進一步改善將有助亞太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不致損及第三國利益。同時，中蘇共關係的親善可穩定中共、美國與蘇聯的三角關係，部分制衡美國的獨霸形勢，促進美蘇關係繼續改善。在這種形勢下，美國不致過分對中共施壓；而在建構「世界新秩序」時，不能輕易忽視中蘇共的意見。總之，江澤民的此次訪蘇對中蘇共關係的前景與今後的世局皆具有深遠的影響。

\*

\*

\*